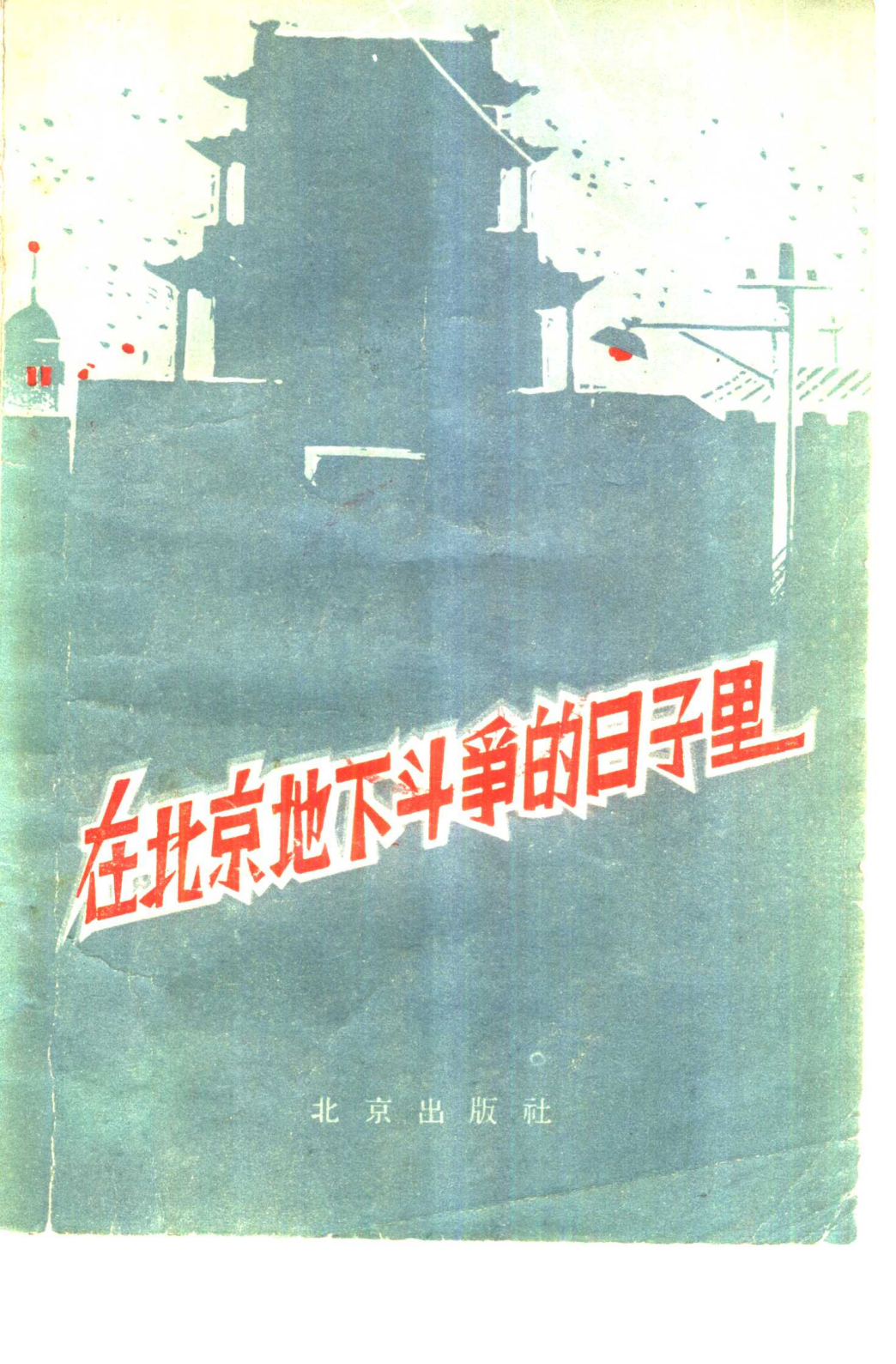




在北京地下斗争的日子里

北京出版社



在北京地下斗争的日子里

在北京地下斗争的日子里

刘 志 著

谭 需 生 整理

北 京 出 版 社

1961年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是作者参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京地下斗争的一部分回忆录。书中从作者接受任务来到当时的北平工作写起，叙述了他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在敌军内部、油盐店、洋车工人等方面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工作和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的活动，最后写到解放前夕和垂死敌人的英勇战斗。这些事件虽然只反映了北京革命斗争的几个片断，也可以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疯狂进攻和革命斗争的艰苦，使我们从这些事实中受到一定的教育。

在北京地下斗争的日子里

刘 志 著
譚霽生 整理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字第09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37×1041 1/32·印张：2 14/16·字数：49,000

1961年12月第1版 196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册

统一书号：10071·590

定价：(6) 0.24 元

目 录

一、到北平去.....	1
二、树倒猢猻散.....	7
三、油盐店里的“星星之火”.....	19
四、洋車工人的斗争.....	41
五、京西路上.....	48
六、铁甲列车上的一场斗智战.....	60
七、子夜里的斗争.....	71

一、到北平去

1945年的秋天，党领导着全国人民进行了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终于在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援助下，取得了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这真是举国欢腾、万民同庆的天大喜事。当时，我由保定敌区回到根据地，在晋察冀三地委城工部作政治交通。一天晚上，我正在房里读着报纸，和同志们谈论着全国各地的胜利消息，我们正兴奋地說笑着，忽然，小魏同志兴匆匆地从外面跑进来，告诉大家說：“快准备准备吧！要走啦。咱们由許平同志带队，和华北局会合，解放北平去！”

当天晚上許平同志召集我們作了动员，布置了具体的任务，要大家連夜作好准备，第二天清早出发，跟着队伍赶往北平去。

会后，回到宿舍里大家都兴奋得坐立不安，欢笑着，歌唱着，談着即将去到的北平。

北平！这座有着光荣革命傳統的文化古都，以前也

常常听同志们谈到过，可是对我来说，它还是陌生生的。它的街道是什么样子？城門楼又是什么样子？城里群众的情况怎样？进城以后我们将怎样工作，我又将怎样完成党的任务？……

我兴奋地想着，一夜也沒睡好。第二天，正是阴历八月初旬，下着毛毛細雨，天气冷得象初冬。我們这支队伍就冒着雨出发了。因为要赶着跟华北局的队伍会合，任务紧迫，行軍很急，每天差不多要走一百多里山路。当时，我正害着瘧疾病，身体很虛弱，雨淋加上天冷，走着走着瘧疾病又发了，一陣陣冷得渾身发抖。我怕同志们知道以后把我留在路上，就竭力忍住，装着沒病的样子跟同志们往前走。雨越下越大，每个人都淋得象个“落湯鸡”，水顺着帽子、衣服往下淌，可是，大家一面走一面有說有笑，有的說笑話，有的唱快板。部队里行軍总是这样，路上越艰苦，人們的笑声就越高。而我們又为抗战胜利和迎接新的任务这两件喜事鼓舞着，那种激动、幸福的心情简直可以忘掉一切劳累和疾病。

过涑水时，城郊炮声震耳，是我軍攻打涑水县城，正在迫使頑抗的敌伪軍繳械投降。路过狼牙山时，雨过天晴，大家望着这座雄偉的山崖，談起了五壮士的英勇事迹，怀念起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同志。当我们登上了狼牙山的山頂，还看到曾經凶恶过一时的日本鬼子修下的堡垒，这时已經破敗不堪，活象个狗窝了。

經過两天的急行軍，我們到了房山县。雄偉、古老的北平已經遙遙在望，被敌人蹂躪了八年之久的古都呀，很快你将回到人民的怀抱了。这是八年艰苦抗战的成果，为了夺取这个胜利果实，多少烈士洒尽了自己的鮮血，多少党的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就在这时，許平同志召集大家开会，告訴大家一个令人痛恨的消息：“国民党专制独裁，他們已經派‘接收大員’，坐着美国飞机赶到北平，城里的汉奸和伪軍又搖身变成了‘国軍’，蔣伪合流，互相勾結在一起，想搶夺人民的胜利果实……”

同志們一听都气得跳了起来，禁不住咬牙切齿地痛罵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勾当。

情况变了。我們的队伍就在北平西郊的北安河——也就是現在的北京市第四十七中学校址——暫住下来。当地老乡热烈地欢迎我們，不断地来慰問。大娘大嫂們用小筐籬端着紅枣、柿子、鸡蛋，强塞在我們的口袋里，要我們吃。小伙子們撫摸着我們从鬼子手里繳获来的枪枝、战馬、皮靴……，得意地称赞着。要求战士們給他們讲战斗故事，讲这些东西是怎样从鬼子手里夺来的。

几天以后，从城里陸續出来一些地下党的同志：有工厂里的工人，有清华、北大等校的学生，也有地下党机关的老党员……，他們赶着来找党和八路軍联系工

作。大家过去虽然都不相識，但同志們見面，就象久別重逢的亲人，拉着手，心里的話述說不完。一个北大的女学生拉着我的手，流着泪水激动地說：“同志！城里的同學們早就盼着你們来，盼着党进城去。可是……”我听着她的話，看看她那張激动的臉，心里也激动得不知說什么才好。这时，北平这座陌生的城市，对我好象一下子变得亲切了。是啊，到处都有我們的人，到处都有党的力量。我們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們不仅要解放一个北平，而且要解放全中国！日本鬼子是我們赶走的，天下是人民打来的，只有人民才有权利享受胜利的果实！

这天夜里正是阴历八月十五，秋高气爽，明月当空。当地老乡为我們杀猪宰羊，学校里到处在庆祝这个不平常的会見，欢度佳节。歌声、笑声震天动地，大家在为节日欢呼，为即将进行的战斗祝福，为我們更加光輝灿烂的明天干杯！

正在这时，赵凡同志和許平同志把我叫到他們的房間里。赵凡同志沉重地向我說：“蔣介石正在和我們談判，这是为了欺騙全国人民而戴的假面具，实际上他們在磨刀，一面勾結日寇，派‘接收大員’到各地，想搶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一面加紧准备进攻解放区，随时准备挑起內战。所以，党指示我們要时刻提高警惕，揭露敌人的假和平阴谋，并准备和反动派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赵凡同志的話，每个字都有千斤重，字字打入了我

的心。他的話把我這些天的滿腔怒火，化成了戰鬥的決心。我一面聽，一面在心裡反復地重復着他的話：“和反動派進行堅決徹底的鬥爭……”

趙凡同志停了停，向我交代了新的任務。他說：“黨在北平城內要繼續與敵人進行地下鬥爭。黨委決定派一些同志進去，和城里地下黨取得聯繫，組織各階層群眾，在群眾中開展建黨工作。等待時機，準備行動。黨委決定派你進城去……”

我早就等着這個任務，聽他這麼一說，興奮地站起來，急切地問：“什麼時候走？”

他看着我，笑了笑，說：“你看，有什麼問題沒有？”

我告訴他，有天大的困難我也不怕，保證完成黨的任務。他又對我講了一些進城以後應該注意的事情，告訴我這是一場長期的、嚴酷的鬥爭。最後他說：“準備準備，明天就去吧！”

第二天，我脫下了軍裝，換好化裝服，到京西三家店上了火車。

到了西直門，國民黨部隊還來不及布置他們的卡哨，這給了我很大方便，順利地進了城。在西直門的大街上，我望着那座古老宏偉的城門樓，望着穿挂着美式裝備橫沖直闖的“國軍”，望着在陰暗天空下的“青天白日”旗，心裡又氣，又恨！哼！這群強奪人民勝利果實的黑心強盜，看你們能橫行幾時！我們的人就要來了，

过不了多久，我們的军队就会走进这座庄严的古城，我們的紅旗就会在晴朗的天空下面迎风招展。北平，一定会属于人民！

我雇了一辆三輪車，向接关系的地点赶去。

阶级仇恨的烈火在我的心中燃烧着。我渴望着明天的战斗！

二、树倒猢猻散

进城以后不久，赵凡同志指示我到国民党十二战区駐南口留守处去。这留守处是国民党的一个“招兵站”，我的任务是与地下党员刘廷宣同志取得联系，了解留守处的活动情况，考虑发展群众关系、建立党组织。当时刘廷宣同志的公开身份是留守处的伪军法处处长。

我当天换了一身衣服：毛呢大褂、呢子裤、浅灰色礼帽、黑皮鞋，戴了一副黑眼镜。坐上由北平开往张家口去的火车到南口去。

当时张家口是解放区，因为重庆还在“和谈”，火车还可以通行。车上人很多，也很乱，有做买卖的，也有化了装去解放区的学生。车子快到清河时，车上忽然混乱起来，人们都站起来收拾东西。有人愤愤地小声说：“看吧，发财的又快来了！”

我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便问身旁一个机务段上的人。他忍不住说：“到清河，搜腰包的就该上车了。他妈的，嘴里说得冠冕堂皇——‘检查私货’，可实际上这是明着抢人。前两天几个当兵的就在这附近砸明火，把一个

煤鋪掌柜的給杀了，搶了錢不算，連衣服都給扒去。还强奸了一个十几岁的閨女！”

“是啊，人家說得好：今天盼，明天盼，盼来盼去盼来一群王八蛋！”旁边一个做买卖的也忍不住小声叨咕着。

火車到了清河，上来一群国民党士兵，他們气势汹汹地見人就搜，活象一群砸明火的土匪。我故意滿不在乎地靠在車座上，蹺着脚，眼睛望着窗外。他們走过来看了看我这身装束，問了两句就过去了。

下午五点多钟到了南口。我找个小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去留守处找刘廷宣。

到了留守处，我看見門口挂个大牌子，两个站崗的士兵穿着綠軍装，領扣也沒扣，挟着枪，一个在抽烟，一个在剝花生，哪儿象兵！

他們看見我，帶理不理地問：“干什么？”

我說：“找你們軍法处的刘处长。”

他們用手指了指：“西屋！”就放我进去了。

院子很大，北屋是“司令部”，东屋是“軍需处”，南屋是“大队部”，西屋是“軍法处”，出来进去的人都是“軍官”。里边院里打牌、唱戏、罵街的声音乱成一片，大概那里住的就是被招来的“兵”吧！

我往西屋走去，嘴里叫道：“刘处长在嗎？”

刘廷宣走了出来，我先通了暗号。他故意高声說：

“啊，表弟来了，快屋里坐。你由哪儿来？”

我也大声說：“南京！”

他問：“啊，飞来的？”

我說：“是的，剛下飞机！”

我們一問一答地大声說着就进了屋。屋里有个“副官”，姓刘，也是地下党员。他见到我就急着問：“有任务嗎？”

我就把赵凡同志的指示告訴給他們。

刘廷宣一听，犹豫一会儿，搖了搖頭說：“建党？这可不行。你瞧瞧这都是些什么人：日本特务、东北胡子、土匪、烟鬼……，全了！上哪儿去建党？”

接着，他們又向我介紹了留守处的情况。刘廷宣說：“这是国民党招兵的地方，他們想招兵买馬，准备打我們……”

他還沒說完，站在門口的刘副官忍不住走过來說：“說实話，我就有点儿想不通，他們一面和談，一面扩軍备战，这談判有什么談头儿？”

刘廷宣停了停，接着說：“人家都說，这儿有三多：官儿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彈多。司令是个少将，下面处长、科长、大队长、大队副、中队长、中队副一大群，校官、尉官一大堆；兵只招来一百多个，都是混飯吃的；枪有三十多枝，光有枪沒有子彈；十二战区发了点軍餉，姓王的家伙吞了多一半，他一个人躲在城里

守着小老婆不露面，叫这儿的人刮地皮，没办法就跟十一战区要，一天到晚挨十一战区的罵。‘軍官’們怨声载道。……”

我一听，这可真是個烂摊子，没有办法建党，就是发展群众也很困难。工作怎么开展一时拿不定主意，跟他們商量了一下，决定回城里請示以后，回来再决定。

第二天，我又乘車回到北平。

当时，赵凡同志住在西便門內寬街的一家小油盐店里，在那儿当“副掌柜的”，掌柜的也是地下党员。

我来到油盐店，找到赵凡同志，赵凡同志正系着白圍裙，在倒萝卜缸。见到我，就把我让到屋里，亲切地說：“累了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打盆水。”我連忙接过臉盆，自己打了水洗臉，吃过飯，跟他汇报了情况。

赵凡同志想了想說：“是啊，他們是招兵买馬、准备內战，这是有目共睹的。好吧，你明天回去，搞散他的摊子！”

我想了想，問道：“搞散它，可怎么搞哪？”

赵凡同志简单扼要地說：“他們那儿矛盾很多嘛！你們就利用这些矛盾，瓦解士气，先設法搞垮他們的头儿。其他的就自然‘树倒猢猻散’了！”

我回到南口，跟刘廷宣等又詳細地研究了一下留守处的情况：招来的一百多个新兵，多数吃过飯以后就在屋子里推牌九、打架或是出去逛大街、砸明火；少数是

被生活所迫来混飯吃的失业游民，成天躺在床上唉声叹气……他們是开飯就来、吃完就散，人称“赶飯队”。解散他們很容易，問題在于那些“軍官”。因此，我們就决定趁姓王的“司令”沒回来以前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瓦解“軍官”們的士气；二是加深留守处和十一战区之間的矛盾，給最后搞散这个攤子作好准备。

我在留守处住了下来。“軍官”們起初对我有点儿怀疑，問刘廷宣：“你这位表弟是干什么的？”

刘廷宣神秘地說：“南京飞来的，根子可硬了，咱們王司令也斗不了他呀！”

“啊……”“軍官”們都相信了。

当时，由南京“飞来的”不是“接收大員”就是蔣介石的嫡系，他們靠着蔣介石的威風，嘴里唱着“老子抗战八年”的高調，可以橫行不法，沒人敢惹，他們听我是“飞来的”，自然是惧怕三分。我也就跟他們在一起天南海北地閑扯，慢慢地就熟了。

有人問我：“依您看，咱們这个攤子能长得了嗎？”

我想了想，搖頭說：“这难說呀！傅长官不管你們，要軍餉沒軍餉，連飯都吃不上，这叫个什么攤子？你們能跟人家胡长官比嗎？人家是嫡系嘛！吃的、穿的、武器、装备跟你們比起来真是天上地下，你們在这儿牌子不小，还不是挂名？和人家嫡系的比还不如一个小軍佐。”

我这些话是他们早想过、说过的，自然又勾起了他们的怨恨。就纷纷议论起来：“说的是啊，一样的弟兄同样待遇，这是什么军队啊！”

“咱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有人又问：“你老兄高见，我们该怎么办？”

我故意含混地说：“这就要看各位自己喽！”

大家一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忍不住催问道：“说说嘛，自己的弟兄说说又有何妨？”

刘廷宣也说：“随便讲讲吧，你是‘飞来的’，那边儿的事比我们知道得清楚。”

我就趁势说：“既然各位一定要我说，我就说说。现在南边的政策是扩军备战、壮壮声势，象这样的摊子全国到处都是，还能都存在下去？能不能发展，自然要看谁的根子硬了。现在正是局势未定，各处要人的时候，是个谋出路的好时机呀，将来局势一定，这个摊子再保不住，可就难活动啦……”

“军官”们早有不想干的，听我这么一说，就象是火上加油，有人就说：“还是老兄看得远啊！既然早晚是这么回事，晚走不如早走，与其在这坐失良机，不如各奔前程。”

过了两三天，有几个“军官”就走了。

士兵们听说当官儿的走了，也乱了阵。纷纷找伪军需处的杨处长，问道：“杨处长，咱们三天两头饿肚子，